

春秋戰國異辭

卷之四

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三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越

句踐下

越與吳平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
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
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

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
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
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
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
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為
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
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

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角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

史越世家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

韓子外儲左

吳越春秋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

吳會楚使申包胥聘于越越王乃問包胥

問答見國語

冬

十月越王乃請八大夫

國語作五大夫其辭少異

曰昔吳為不道

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為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衷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于申包胥既已命孤矣敢告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夫范

蟲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備設守固必有應難王曰慎哉大夫臯如曰審聲則可戰審于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謂吾國君名聞于周室令諸侯不怨于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碗曰候天察地叅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句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

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句踐恐民不信令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民也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加誅令既行乃入命于夫人王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辱者則子境外辱者則我也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誠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筭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

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士不
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
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于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
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誠子大夫敬受命矣王
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
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句踐有命于夫人大夫
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
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于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

明日徙軍于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
令者如斯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
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仇以謝于二三子
令國人各送其子弟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
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蹢蹢摧長慝
兮擢戟馭爰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
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
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

如貌驅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于是觀者莫不悽
惻明日復徙軍于境上斬有罪者三人狗之于軍曰
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檣李斬有罪者
三人以狗于軍曰其淫心慝行不當敵者如斯句踐
乃命有司大狗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
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
軍寇之中父母昆弟疾病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
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送之明日又狗于軍

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者吾與之醫藥給其糜粥與之同食明日又徇于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于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及其犯誅雖吾子亦不能脫也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士卒有問于王曰君何為敬鼃而為之軾句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

故為之軼于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
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
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
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于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
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兇甲又
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
軍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于
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于右軍銜

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水中以待吳發吳師聞之夜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為二師將以攻我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于囿又敗之於郊又敗之于津三戰三壯徑至吳

以上較國語更詳

圍吳於西域吳王大懼夜

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于江陽松陵欲入胥門來至

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
鬚髮四張射于十里越兵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
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却退
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可禁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
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
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于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
惟吾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
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

開道貫城以通汝路于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
于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

吳師累敗遂棲吳王于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駘

國語作王

孫雄

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

心異日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
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
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衷得赦其
大辟則吳願長為臣妾句踐不忍其言將許之范蠡

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
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
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棄之其可乎天與
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
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
政于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句踐
憐之使令人謂吳王曰吾置君于甬東給君三百餘
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于吳國不在前